

墨缘书韵： 书法家承的一个范例

■ 本报记者 高素娜

4月3日至11日，一场与“家承”有关的书法展——“墨缘书韵：王念堂、王明明、王卫明书法展”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与公众见面。展览汇集了王念堂、王明明、王卫明父子三人的真、行、草、隶等书体作品70余件，包括中堂、对联、扇面、手卷等传统书写形式，内容以经典诗词、名言警句为主。此次父子三人同台，不仅展示了他们书法艺术的成就与高度，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文化传承、艺术创作、子女教育等诸多问题的关注与思考。

王念堂是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的父，自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滋养与熏陶，人生曲折艰辛，但多年来未曾放弃自己的文艺梦想，对书法创作态度认真，把“笔墨纸砚”视为人生一乐。王念堂的书法字体瘦劲，丰筋神足，率真豁达间暗含着一股沉静、坚韧之气。细而品之，其书汲取晋唐行楷笔法及神韵，法度、章法严谨而不失灵动，心、手合一，将书、诗、情、境有机地融为一体。王卫明为王明明小弟，现为日本京都橘女子大学历史系教授，兄弟二人的艺术启蒙阶段非常类似，均自幼爱好书法，

并得名家点拨。

“父亲对我弟弟的影响非常大，中国书画有自己的文化传承，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家学往下传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父亲就给我们讲他所知道的传统文

化，教我们读书、写字，领我们拜访名家。我现在所做的工作以及我骨子里对中国书画的兴趣，与父亲对我的教育和影响是分不开的。中国的书法家只靠拿笔写字不行，还需要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修养，从这一点来看，父亲对于子女的教育、对于中国传统书画的传承应该给大家有所启示。”王明明说。

据王明明介绍，父亲对于孩子的教育非常独特，凭着自己文艺方面的眼光，在七个孩子的启蒙阶段，都及时发现他们的艺术天赋，并因材施教，因势利导，克服一切困难创造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及学习环境。父亲对艺术有一种强烈的意识，即必须要立足于传统培养孩子的品格、修养和艺术感觉。他认为，学习艺术的起点一定要高，“第一口奶非常重要”。于是，他在王明明、王卫明很小时就带着他们到处寻访名家大师，并先后向吴作人、李苦禅、徐之谦、

顿立夫、启功、康殷等先生求教书艺，名家大师们的殷殷教诲不仅使孩子们受益匪浅、进步飞快，他自己的书艺也跟着不断提升。“父亲在60岁之前都将精力放在了培养我们上，而60岁之后又把精力放在了自己的艺术中。此次展览是父亲追求书法一生的总结，也是两代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呈现。”王明明说。北京画院研究员乐祥海认为，这次展览突出了“家承”对子女教育的重要性，可以启发观众对传统文化保护、传承的思考。

王明明认为，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创新的基础应该首先来自传承，而不是漫无边际、没有出处的自我发挥和昙花一现的大胆创造。对于当前的书法渐渐演变成标准混乱、法度缺失、边界模糊的艺术门类，他有自己的看法：“中国的书画艺术是有严格程式的，它有边界可循，有法度可依。现在，各种行为书法、装饰书法和稀奇古怪的图式让我们对中国书画的期望值无限放大。没有边界的创新会把中国书法置入一个危险的境遇。中国书法的发展应该在其本体中创新，而不是在样式上无限发展。”

碑帖鉴赏

苏轼《太白仙诗卷》： 无意于佳乃佳

■ 剑 锋

《太白仙诗卷》为苏轼元祐八年（1093年）所书，录古体诗二首。在传世的苏书墨迹中，当数《黄州寒食诗帖》和此卷最具神韵。

此卷被称作《太白仙诗卷》，即是诗为太白所作之意，而帖尾题曰：“元祐八年七月十日，丹元复传此二诗”，只言诗为丹元所传，并未言及诗的作者。关于此二诗的作者，历来有三种意见：一是认定诗为李白所作；二是认为诗为东坡自作，所谓：“此东坡游戏三昧，直以谪仙自况也”；三则认为此二诗先出于丹元冒李白之名伪作，后经苏轼修改润色而“点铁成金”。笔者是比较赞同第三种观点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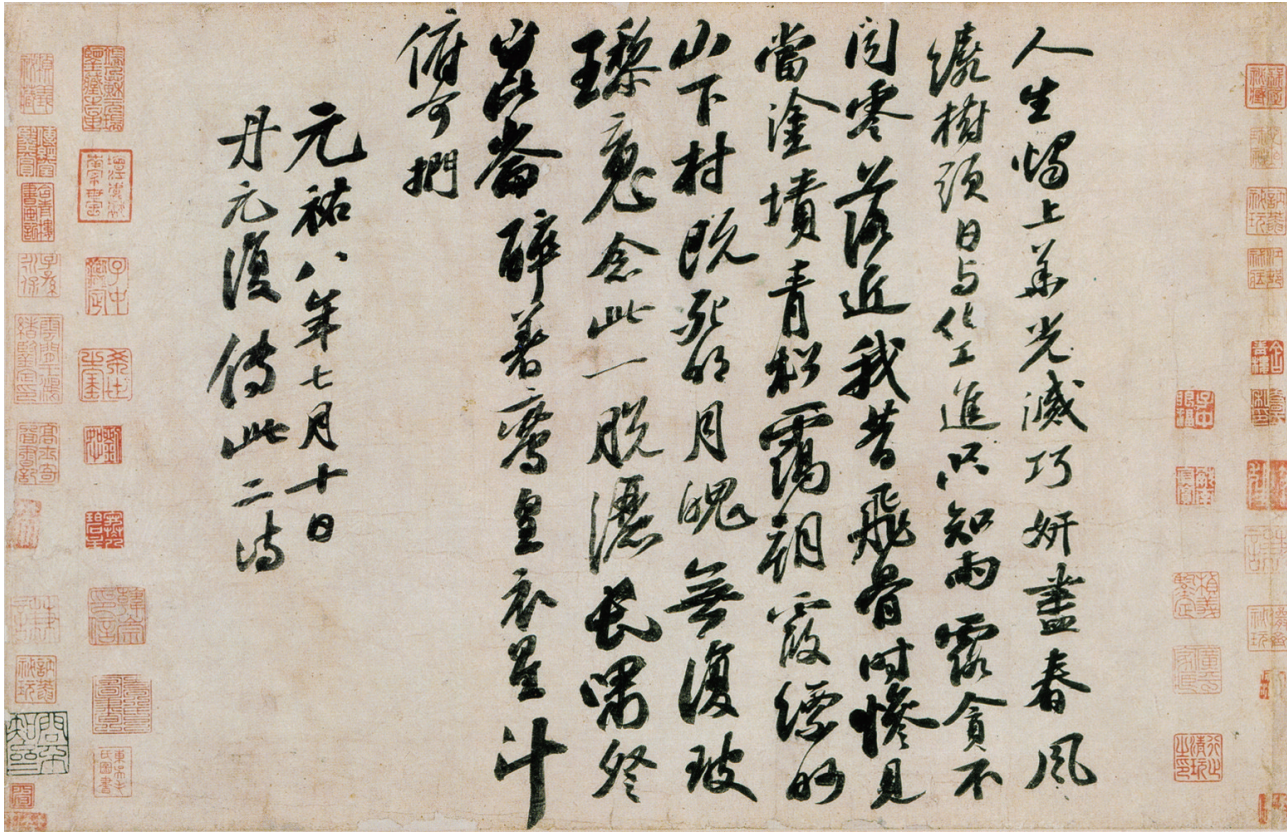
丹元，是道人姚安世的号。苏轼好与僧道相往来，参禅论道，是为一乐。姚安世是他晚年结交的一个道士，两人一度过从甚密。在东坡集中尚有两首赠与姚安世的诗，即《次丹元姚先生韵》、《次秦少游韵赠姚安世》，其中“剥啄扣君容膝户，巍峨笑我切云冠”“肯把参同较同异，小窗相对为研丹”生动记述了他们之间的交游。

苏轼一生仕途坎坷，元祐年间，旧党内部出现分化，形成朔党、洛党、蜀党之争，作为蜀党领袖的苏轼首当其冲地成为被攻击的对象。此时他的心理状况一定是十分微妙的，兼济天下的政治抱负仍旧没有泯灭，但宦海的沉浮、官场的倾轧又使他心生倦意。“永忆江湖归白发，欲回天地入扁舟”，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们永远徘徊在出世与入世的矛盾纠结之中，这在苏东坡的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。他的谈玄参禅、接游僧道，其实都是在寻求一种内心的超脱。

《太白仙诗卷》的创作，正是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完成的。元祐八年，苏轼58岁，用“人书俱老”形容他此时的书艺境界是最恰当不过的，他早已摆脱了法度的束缚，在更高的层次上做到了“我书意造本无法，点画信手烦推求”。苏轼通常状态下的作品往往字字独立而略显拘谨，看不出太大的情绪变化，但《太白仙诗卷》却是他独具目面的作品，其创作显然是处于一种波澜起伏的情绪之中。第一首前五

行相对平静，从“莫跨紫鳞去”开始，明显加强了字间的大小错落，不再追求点画的精致准确，而一任天机流转，笔走龙蛇，仿佛随着诗意的演进，字里行间也呈现出飘飘欲仙的意态。第二首诗营造出的气氛更为复杂，交织着诡异与清冷、洒脱和无奈，而苏轼的笔致也在翻飞跳宕中抒发着胸中的意气，此时的笔画更加粗重且增加了连带，行草相间，笔意连绵，真是嘈嘈切切，天花烂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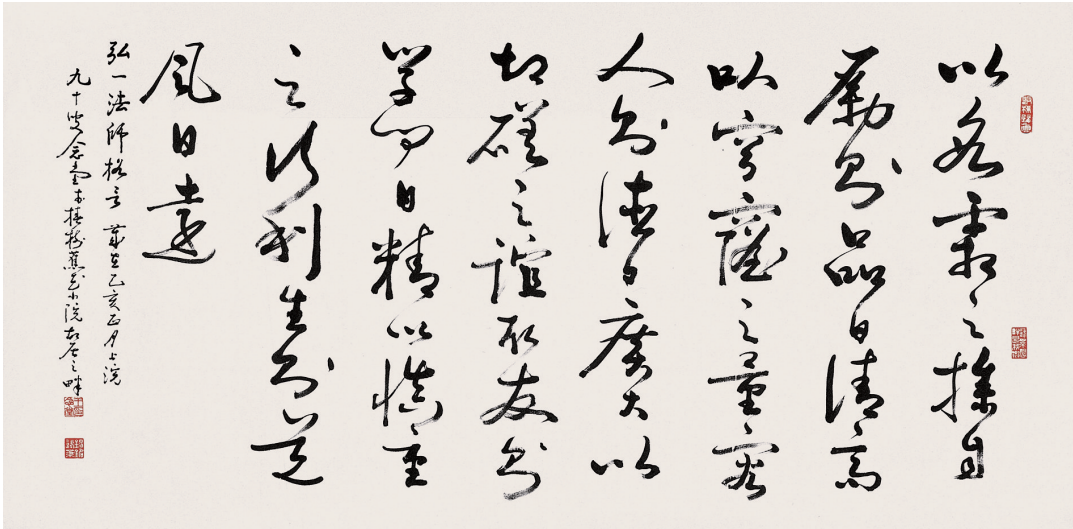
《太白仙诗卷》是苏轼最不顾及笔法、字法、章法，最率意而为的作品，但书家的性情、修养、功夫都在其中得到了完美的呈现，这真是“无意于佳乃佳”了。“宋尚意”，实际上是宋代文人士大夫对于更高艺术境界的追求，它要求书家在人格、学问和技巧上都要具备很高的修养，然后在一种率真的状态下去实现自由的书写，“出新意于法度之中，寄妙理于豪放之外”，这是将书法艺术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精神层面和文化层面。《太白仙诗卷》正是为“尚意”书风作出了最好的诠释。



太白仙诗卷(局部) 111×34厘米 苏轼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

释文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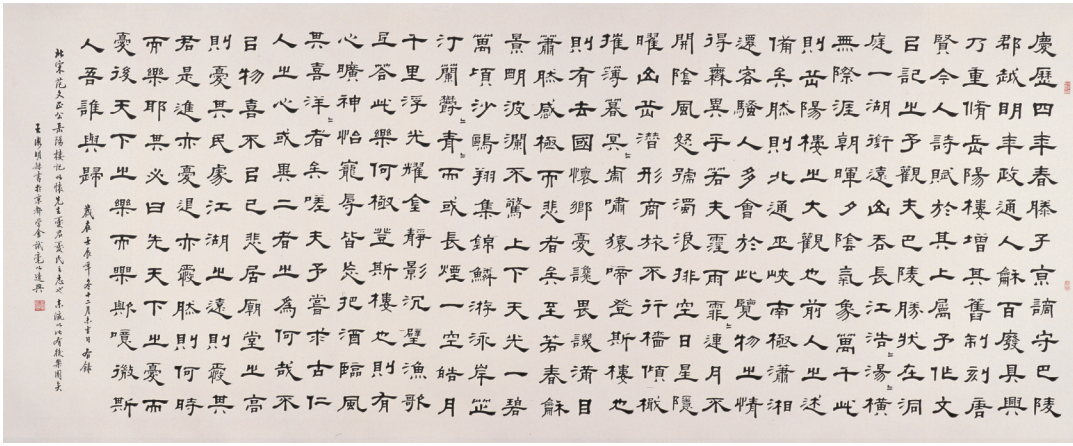
人生烛上华，光灭巧妍尽。春风绕树头，日与化工进。只知雨露贪，不闻零落近。我昔飞骨时，惨见当涂坟。青松霭朝霞，缥缈山丁村。既死明月魄，无复玻璃魂。念此一脱洒，长啸祭昆仑。醉着鸾皇衣，星斗俯可扞。



弘一法師格言 王念堂 69×135厘米 2007年



苏东坡《水调歌头》 王明明 19×57厘米 2008年



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 王卫明 145×365厘米 2013年

砚边随笔

学书断想

■ 王云翔

因受家学熏陶，我自幼就痴迷上书画。几十年来，尽管职业更替频繁，环境反复变迁，但学习书法始终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。书法艺术是中国的国粹，源远流长，博大精深。已有数千年历史的书法艺术发展至今应该是高雅的艺术，它应具备精美的技巧、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符合民族审美特征的独特艺术。所以书法艺术需要传统文化的依托，需要技术书理的支撑。没有传统的根基，缺乏历史的积淀，是站不住脚的。后人学习书法首先是学习和传承，不能轻易讲创造和创新。古代书法大家的成就都是厚积薄发的结晶。米芾用30年功夫学习古人，摹拓和对临而成为集古出新的巨匠。从接受学的角度看，每个人的性格、阅历、审美和知识结构等各方面都存在差异，对同一范本的接受能力、理解深度以及掌握水平是不同的，故最后的表现手法和风格面貌自然有区别。从书法史的进程看，书法是稳变、渐变，而没有“突变”。经典传统是我们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大宝藏。后人理应对前贤经典学习、汲取、消化、继承、变通。事物总是辩证的，往往不刻意创新的人，会在最后表现出真正的个性。

孙过庭云“心不厌精，手不忘熟”，学习书法必须经历历笔成家、墨成池的长期艰苦磨练，才能达到功深法备、炉火纯青的地步。学习书法，一定要深入学习经典传统，浅尝辄止是不能登入艺术堂奥的。大凡有成就的书法家，一定是经过长期的磨练，乃至毕生的探索和积累。只有这样耐得住寂寞，坐穿冷板凳，“乐之终生不厌”，才能得心应手，出神入化。即厚积薄发也。书法是一种慢变量的艺术，任何形式的急于求成或急于求变都不符合书法艺术的内在规律。当代人以快节奏的浮躁心态来学习书法是不行的。

刘熙载曰：“书，如也，如其学，如

其才，如其志，总之曰如其人而已。”书法是写人的，作品最后是作者学识、技巧、修养、性格、阅历、品格的写照。即“书乃心迹”也。而书法要靠长期的“悟”和“养”，没有持之以恒的艰苦历练是无法得其三昧的。除此之外，还得留意书法功夫，要善于汲取物象的神韵精髓。如张旭见公主担夫争道而得书法结构的避让关系，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而得草书的神韵一般。楷书如达摩和尚面壁，是一种静坐禅功夫，静能收其心，针对当前人们普遍存在的浮躁心态，提倡写笔法精到的楷书，尤其是小楷，对改变当前书坛普遍存在的技法不足是大有益处的。古代很多大家都能写得一手精美的楷书。欧阳修在《跋茶录》中说：“善为书者，以真楷为难，而真楷以小楷为难。”

学习书法，我崇尚中庸之道即中

和之美，我认为这符合传统文化儒道美学艺术观。孙过庭“违而不犯，和而不同”含中庸之道，书圣王羲之书法轻重徐疾，行云流水，旷达但不狂放，即充分表现了中和之美。压抑性情、太呆板的“馆阁体”不行，而任笔成体、聚墨成形，点画结构经不起推敲的涂鸦之作是唬弄人、忽悠人的。只有中和之美才是书法之最高境界。人体需要营养平衡、阴阳平衡、酸碱平衡，同理也。其实，做人做事也是这样。好的作品一定赏心悦目，是一道惬意的视觉美餐。

书法最容易介入，但最难深入，古人云“学如牛毛，成为麟角”，名世容易，传世难，一如攀登珠峰，欲登者众，登顶者少。艺术最终还是应该以作品说话，书法作品要经受住时间的检验。有远大志向的书法家，应争做名留青史而不是名流一时。



陶渊明《五柳先生传》 王云翔